

朱子語類

廿九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二計三十四版

中庸一

綱領

中庸一書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做得一个文字齊整

子功

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升卿

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

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如個變影以中庸之書

問中庸曰而今都難恁理會其說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

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

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

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

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問中

庸精粗本末無不兼備否曰固是如此然未到精粗本末無





不備處溥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功夫如謹獨  
修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如  
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底事胡泳

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幾多問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脩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  
此類是問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問間內又有  
小間然後方得貫通錄

問中庸名篇之義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兼此一義包  
括方盡就道理上看固是有未發之中就經文上看亦先言  
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又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先  
生曰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  
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然後又說君子之  
時中至以下論各篇之義

至之問中含二義有未發之中有隨時之中曰中庸一書本只  
是說隨時之中然本其所以有此隨時之中緣是有那未發  
之中後面方說時中去至之又問隨時之中猶日中之中何  
意曰本意只是說昨日看得是中今日看得又不是中然譬  
喻不相似亦未穩在直御云在中之中與在事之中只是一事此是體彼是尾。方在事之中與上條蓋

聞

中庸之中本是無過無不及之中大旨在於時中上若推其本則  
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  
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直御云如仁義二字若兼義則  
仁是體義是用若獨說仁則義禮智皆在其中自兼體用言  
之蓋獨

中庸之中是兼以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  
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  
更解不得所以伊川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



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注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人傑

中庸之中兼不倚之中曰便是那不倚之中流從裏出來

問明道以不易為庸先生以常為庸二說不同曰言常則不易在其中矣惟其常也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可易若庸則日用常行者便是個或問中庸二字伊川以庸為定理先生易以為平常據中之一字大段精微若以平常釋庸字則兩字大不相粘曰若看得不相粘便是相粘了如今說這物白這物黑便是相粘了廣因云若不相粘則自不須相對言得曰便是此理難說前日與季通說話終日惜平不來聽東之與西上之與下以至於寒暑晝夜生死皆是相反而相對也天地間物未嘗無相對者故程先生嘗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看得

來真个好笑廣

惟其平常故不可易若非常則不得久矣譬如飲食如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是珍羞異味不常得之物則暫一食之可也焉能久乎庸固是定理若以為定理則却不見那平常底意思今以平常言則不易之定理自在其中矣廣因舉釋子偈有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曰便是它那道理也有極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故某於中庸章句序中着語云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須是看得它那彌近理而大亂真處始得廣云程子自私二字恐得其要領但人看得此二字淺近了曰便是向日王順伯曾有書與陸子靜辨此二字云佛氏割截身體猶自不顧如何却謂之自私得味道因舉明道答橫渠書云大抵人患在自私而用智曰此却是說大凡人之任私意耳因舉下文豁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曰此亦是對說豁然而大公便是不自私物來而順



六十七  
應便是不用智後面說治怒處曰但於怒時遽忘其怒反觀理之是非則於道思過半矣忘其怒便是大公反觀理之是非便是順應都是對說蓋其理自如此廣因云太極一判便有陰陽相對曰然廣

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如飲食之有五穀衣服之有布帛若是奇羞異味錦綺組繡不义便須厭了庸固是定理若直解為定理却不見得平常意思今以平常言然定理自在其中矣公晦問中庸二字舊說依程子不偏不易之語今說得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似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粘着曰此其所以粘着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吃異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是中庸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東便與西對南便與北對無一事一物不然明道所以云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終夜思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直是

可觀事事如此加賀孫○與上廣  
緣蓋問司

問中庸不是截然為二庸只在中底常然而不易否曰是淳問明道曰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庸乃中之常理中自己盡矣曰中亦要得常此是一經一緯不可闕可學

蜚卿問中庸之為德程云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曰中則直上直下庸是平常不差異中如一物豎置之常如一物橫置之唯中而後常不中則不能常因問曰不惟不中則不能常然不常亦不能為中曰亦是如此中而後能常此以自然之理而言常而後能有中此以人而言問龜山言高明則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不知將體用對說如何曰只就中庸字上說自分曉不須如此說亦可又舉荆公高明處已中庸處人之語為非是因言龜山有功於學者然就它說據它自有做工夫處高明釋氏誠有之只緣其無道中庸一截又一般人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致十項事其



八九可稱若一向拘攣支做得甚事要知中庸高明二者皆不可廢篇

或問中與誠意如何曰中是道理之模樣誠是道理之實處中即誠矣又問智仁勇於誠如何曰智仁勇是做底事誠是行此三者都要實又問中庸曰中庸只是一事就那頭看是中就這頭看是庸譬如山與嶺只是一物方其山即是謂之山行着嶺路則謂之嶺非一物也方子錄云問中庸既曰中又曰誠何如曰此古詩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峯也中庸只是一个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舜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用飲冷就涼處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極寒時須用飲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夏時

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廣

問中庸之庸平常也所謂平常者事理當然而無詭異也或問言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以至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無適而非平常矣切謂堯舜禪受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常何也曰堯舜禪受湯武放伐雖事異常然皆是合當如此便只是常事如伊川說經權字合權處即便是經銖曰程易說大過以為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是此意否曰正是如此錄

問道之常變舉中庸或問說曰守常底固是是然到守不得處只著變而硬守定則不得至變得來合理斷然着如此做依舊是常又問前日說經權云常自是着還他一箇常變自是着還他一个變如或問舉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無適而非常却又皆以為平常是如何曰是他到不得已



處只得變變得是仍舊是平常然依舊者存一个變盡  
有中必有庸有庸必有中两个少不得賜

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能究此而後可以發諸運用季札

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個

問中庸二字孰重曰庸是定理有中而後有庸問或問中言中

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如何是無依曰中立最難譬如一物

植立於此中間無所依着又之必倒去問若要植立得住須

用強矯曰大故要強立德明

向見劉致中說今世傳明道中庸義是與叔初本後為博士演

為講義先生又云尚恐今解是初著後撥其要為解也方諸家解

呂中庸文滂沛意浹洽方

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先生曰呂氏飽

滿充實方

龜山門人自言龜山中庸枯燥不如與叔浹洽先生曰與叔却

似行到他人如登高望遠方

游楊呂侯諸先生解中庸只說他所見一面道理却不將盡人

言語折衷所以多失

游楊諸公解中庸引書語皆失本意

理學最難可惜許多印行文字其間無道理底甚多雖伊洛門

人亦不免如此如解中庸正說得數句好下面便有幾句走

作無道理了不知是如何舊嘗看樂城集見他文勢甚好近

日看全無道理如與劉原父書說藏巧若拙處前面說得儘

好後面却說怕人來磨我且恁地鶻突去要他不來便不成

說話又如蘇東坡忠厚之至論說舉而歸之於仁便是不柰

他何只恁地做个鶻突了一蘇說話多是如此此題目全在

疑字上謂如有人似有功又似無功不分曉只是從其功處

重之有人似有罪又似無罪不分曉只得從其罪處輕之若

是功罪分明定是行賞罰不可豪髮輕重而今說舉而歸之



於仁更無理會或舉老蘇五經論先生曰說得聖人都是用術了明作

游文開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它底所以難下手不比

大學都未曾有人說雉

先生以中庸或問見授云亦有未滿意處如評論程子諸子說處尚多捕菴

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錢木如何先生曰公歸時煩說與切不可其為人遲鈍旋見得旋改一年之內改了數遍不可知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浩

### 章句序

問先生說人心是形氣之私形氣則是口耳鼻目四肢之屬曰固是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曰但此數件物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个私底根

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本 士毅

問或生於形氣之私曰如飢飽寒暖之類皆生於吾身血氣形體而它人無與所謂私也亦未能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植

問人心本無不善發於思慮方始有不善今先生指人心對道心而言謂人心生於形氣之私不知是有形氣便有這個人心否曰有恁地分別說底有不恁地說底如單說人心則都是好對道心說着便是勞攘物事會生病痛底蕞孫

季通以書問中庸序所云人心形氣先生曰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季通云形氣亦皆有善不知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為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拖也船無拖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拖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渠云天地中也萬物



過不及亦不是萬物豈無中渠又云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也此乃伊川說然皆為養氣言養得則為浩然之氣不養則為惡氣卒走理不得且如今日說夜氣是甚大事專靠夜氣濟得甚事可學云以前看夜氣多略了足以兩字故然先生曰只是一理存是存此養是養此識得更無走作舜功問天理人欲畢竟須為分別勿令交關先生曰五峯云性猶水善猶水之下也情猶瀾也欲猶水之波浪也波浪與瀾只爭大小欲豈可帶於情某問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却是先生曰是同行者謂二人同行於天理中一人日從天理一人專徇人欲是異情下云同體而異用則大錯因舉知言多有不是處性無善惡此乃欲尊性不知却鶻突了它胡氏論性大抵如此自文定以下皆然如曰性善惡也性情才相接此乃說著氣非說著性向呂伯恭初讀知言以為只有二段是其後却云極妙過於正蒙可學

附既云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搔着痛抓着痒此非人心而何人自有人心道心一个生於血氣一个生於義理飢寒痛痒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此道心也雖上智亦同一則危殆而難安一則微妙而難見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乃善也問

因鄭子上書來問人心道心先生曰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可學竊尋中庸序以人心出於形氣道心本於性命蓋覺於理謂性命覺於欲謂形氣云云可學近觀中庸序所謂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又知前日之失向來專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人心出於形氣如何去得然人於性命之理不明而專為形氣所使則流於人欲矣如其達性命之理則雖人心之用而無非道心孟子所以指形色為天性者以此若不明踐形之義則與告子食色之言又何以異操之則存



捨之則亡心安有存亡此正人心道心交界之辨而孟子特指以示學者可學以爲必有道心而後可以用人心而於人心之中又當識道心若專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則固流入於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則是判性命爲二物而所謂道心者空虛無有將流於釋老之學而非虞書之所指者未知然否大雅云前輩多云道心是天性之心人心是人欲之心今如此交互取之當否曰既是人心如此不好則須絕滅此身而後道心始明且舜何不先說道心後說人心大雅云如此則人心生於血氣道心生於天理人心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而道心則全是天理矣曰人心是此身有知覺有嗜欲者如所謂我欲仁從心所欲性之欲也感於物而動此豈能無但爲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爲害爾故聖人以爲此人心有知覺嗜欲然無所主宰則流而志反不可據以爲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

人心據以爲準者也且以飲食言之凡饑渴而欲得飲食以充其飽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於孔悝之類此不可食者又如父之慈其子子子之孝其父常人亦能之此道心之正也苟父一虐其子則子必很然以悖其父此人心之所以危也惟舜則不然雖其父欲殺之而舜之孝則未嘗替此道心也故當使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然此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两心也只是義理與人欲之辨爾陸子靜亦自說得是云舜若以人心爲全不好則須說不好使人去之今止說危者不可據以爲安耳言精者欲其精察而不爲所雜也此言亦自是今鄭子上之言都是但於道心下却一向說是个空虛無有之物將流爲釋老之學然則彼釋迦是空虛之魁饑能不欲食乎寒能不做衣乎能令無生人之所欲者乎雖欲滅之終不可得而



而滅也大雅

章句

問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云云曰如何說  
曉得一理了萬事都在裏面天下萬事萬物都要你逐一理  
會過方得所謂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近世如龜山之論便  
是如此以為反身而誠則天下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萬物之  
理須你逐一去看理會過方可如何會反身而誠了天下萬  
物之理便自然備於我成个甚麼又曰所謂中散為萬事便  
是中庸中所說許多事如智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天  
下國家有九經與祭祀鬼神許多事聖人經書所以好看中  
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實理無些子空缺處問  
問中庸始合為一理謂性之未復合為一理無聲始合而開其  
開也有漸未後開而復合其合也亦有漸孫賜錄同

第一章

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若云  
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  
不離乎陰陽道夫

用之問天命之謂性以其流行而付與萬物者謂之命以人物  
稟受者謂之性然人物稟受以其具仁義禮智而謂之性以  
貧賤壽夭而言謂之命是人又兼有性命曰命雖是恁地說  
然亦是兼付與而言賀孫

問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否曰萬物皆只同這一个原  
頭聖人所以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  
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盡  
得又問以健順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順字亦恐有礙否曰如  
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即健順之性虎狼之仁螻蟻之義即五  
常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來全耳熹

問天命之謂性章句云健順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曰



五行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其舊解未嘗有此後來思量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

問木之神為仁火之神為禮如何見得曰神字猶云意思也且如一枝柴却如何見得他是仁只是他意思却是仁火那裏見得是禮却是他意思是禮古注。

率性之謂道鄭氏以金木水火土從天命之謂性說來要須從氣說來方可

率性之謂道率字輕方子

率字只是循字循此理便是道伊川所以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當

率性之謂道率是呼喚字蓋曰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謂合而言之道也是此義當

安卿問率性曰率非人率之也伊川解率字亦只訓循到呂與叔說循性而行則謂之道伊川却便以為非是至其自言則

曰循牛之性則不為馬之性循馬之性則不為牛之性乃知循性是循其理之自然爾伯羽

率循也不是人去循之呂說未是程子謂通人物而言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物物各有个理即此便是道曰總而言之又只是一个理否曰是淳率性之謂道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淳

問率性之謂道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還是就行人上說曰諸家多作行人上說以率性便作修為非也率性者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性是个渾淪底物道是个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程子曰循性者牛則為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馬則為馬底性又不為牛底性物物各有這理只為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



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所不在也 錄

問率性通人物而言則此性字似生之謂性之性兼氣稟言之否曰天命之謂性這性亦離氣稟不得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不是就行道人說性善只一般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性是个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它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隨它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曰此性字亦是以理言否曰是又問鳥有鳥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

孟子說性善全是說理若中庸天命之謂性已自是兼帶人物而言率性之謂道性似一个渾淪底物道是支脉恁地物便有恁地道率人之性則爲人之道率牛之性則爲牛之道非謂以人循之若謂以人循之而後謂之道則人未循之前謂

之無道可乎 砥

天命之謂性指迥然孤獨而言率性之謂道指著於事物之間而言又云天命之性指理言率性之道指人物所行言或以率性爲順性命之理則謂之道如此却是道因人做方始有也 蕞孫

萬物稟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 端蒙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與道相對則性是體道是用又曰道便是在裏面做出底道理義剛

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伊川謂通人物而言如此却與告子所謂人物之性同曰據伊川之意人與物之本性同及至稟賦則異蓋本性理也而稟賦之性則氣也性本自然及至生賦無氣則乘載不去故必頓此性於氣上而後可以生及至已生則物自稟物之性人自稟人之氣氣最難看而其可驗者如四時之間寒暑得宜此氣之正當寒而暑當暑而寒



乃氣不得正氣正則為善氣不正則為不善又如同是此人  
有至昏愚者是其稟得此濁氣太深又問明道云論性不論  
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曰論性不論氣孟子也不備但少  
欠耳論氣不論性荀揚也不明則大害事可學問孟子何不  
言氣曰孟子只是教人勇於為善前更無阻礙自學者而言  
則不可不去其窒礙正如將百萬之兵前有數萬兵韓白為  
之不過鼓勇而進至它人則須先去此礙後可吳宜之問學  
者治此氣正如人之治病曰亦不同須是明天理天理明則  
自去通書剛柔一段亦須著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致其  
中在人問惡安得謂之剛曰此本是剛出來語與先生又曰  
生之謂性伊川以為生質之性然告子此語亦未是再三請  
益曰且就伊川此意理會亦自好可學

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皆是人物之所同得天命之性人  
受其全則其心具乎仁義禮智之全體物受其偏則隨其品

類各有得焉而不能通貫乎全體率性之謂道若自人而言  
之則循其仁義禮智之性而言之固莫非道自物而言之飛  
潛動植之類各正其性則亦各循其性於天地之間莫非道  
也如中庸或問所說馬首之可絡牛鼻之可穿等數句恐說  
未盡所舉或問非今本蓋物之自循其性多有與人初無干涉多有  
人所不識之物無不各循其性於天地之間此莫非道也如  
或問中所說恐包未盡曰說話難若說得闊則人將來又只  
認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等做性却  
不認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  
人之於天道底是性因言解經立言須要得實如前輩說伊  
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飢食渴飲夏暑冬寒為  
樂堯舜之道若如此說則全身已浸在堯舜之道中何用更  
說豈若吾身親見之哉如前輩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以為  
文武之道常昭然在日用之間一似常有一物昭然在目前



不會擲下去一般此皆是說得不實所以未墜於地者只言周衰之時文武之典章人尚傳誦得在未至淪沒先生既而又曰其曉得公說底蓋馬首可絡生鼻可穿皆是就人看物處說聖人脩道之謂教皆就這樣處如適問所說却也見得一个大體至方子錄云至之問率性之謂道或問曰馬首動植各正其性與人不可穿都是說以人看物底若論飛潛先生曰物固皆是道如螻蟻之微其時胎其時外亦是道但立言甚難須是說得實如龜山說堯舜之道只夏葛冬裘飢食渴飲便見是道如此則全身浸在堯舜之道裏又何必言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黃文云若如此說則人心道心皆是道去先生曰相似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底却認做道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真主智之於賢者有性焉底却認不得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李光祖乃曰日用之間昭然在是如此則只是說古今公共底何必指文武孔子蓋是言周家典章文物未至淪沒非是指十方常住者而言也久之復曰至之却亦看得一个大體○蓋卿同

問伊川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亦通人物而言脩道之謂教此專言人事曰是如此人與物之性皆同故循人之性則為人道循馬牛之性則為馬牛之道若不循其性令馬耕

牛馳則失其性而非馬牛之道矣故曰通人物而言璘

問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則脩道之謂教亦通人物如服牛乘馬不殺胎不夭殀斧斤以時入山林此是聖人教化不特

在人倫上品節防範而及於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人上較多物上較少砥

問集解中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脩道之謂教是專就人事上言否曰道理固是如此然脩道之謂教就

物上亦有个品節先王所以成若草木鳥獸使庶類蕃殖如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如周公驅虎豹犀象龍蛇如晉木

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个品節使

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德明

問脩道之謂教曰游揚說好謂脩者只是品節之也明道之說

自各有意去偽

問明道曰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如此即性

六

卷五十二

四



是自然之理不容加工揚雄言學者所以脩性故伊川謂揚雄為不識性中庸却言脩道之謂教如何曰性不容脩脩是據苗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為之品節以教人耳誰能便於道上行哉

脩道之謂教一句如今人要合後面自明誠謂之教却說作自脩蓋天命謂性之性與自誠明之性脩道謂教之教與自明誠之教各自不同誠明之性堯舜性之之性明誠之教由教而入者也木之

問中庸舊本不曾解可離非道一句今先生說云瞬息不存便

是邪妄方悟本章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持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向來從龜山說只謂道自不可離而先生舊亦不曾為學者說破曰向來亦是看得太高今按可離非道云瞬息不存便是邪妄與章句或問說不合更詳之。德明

黻問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伊川却云存無不在道之心便

是助長何也曰中庸所言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不可已者伊川此言是為闢釋氏而發蓋釋氏不理會常行之道只要空守着這一個物事便喚做道與中庸自不同說畢又曰闢異端說話未要理會且理會取自家事自家事既明那箇自然見得與立

楊通老問中庸或問引楊氏所謂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曰衣食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將物便喚做道則不可且如這個椅子有四隻脚可以坐此倚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脚坐不得便失其倚之理矣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說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且如這個扇子此物也便有个扇子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當如此用



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個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飢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般柴之類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行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般柴須是運得水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和非只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個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着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道理如何儒家則

須是就這上尋討个道理方是道禪老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云云他便是只認得這個把來作弄或問告子之學便是如此曰佛家底又高告子底死殺了不如佛家底活而今學者就故紙上理會也解說得去只是都無那快活和樂底意思便是和這佛家底也不曾見得似他佛家者雖是無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一生快活便是它就這形而下者之中理會得似那形而上者而今學者看來須是先曉得這一層却去理會那上面一層方好而今都是和這下面一層也不曾見得所以和那上面一層也理會不得又曰天地中間物物上有這個道理雖至沒緊要底物事也有這道理蓋天命之謂性這道理却無形無安頓處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面這兩個元不相離凡有一物便有一理所以君子貴博學於文看來博學似不沒緊要物事然那許多道理便都在這上都從那源頭上來所以無



精粗小大都一齊用理會過蓋非外物也都一齊理會方無所不盡方周遍無踈缺處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若便以日用之間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所適而非道無時而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恐懼戒謹何用更學道為為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話不成便以說話者為道須是有个仁義禮智始得若便以舉止動作為道何用更說不可離得又曰大學所以說格物却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只說格物則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个元不相離所以只說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龜山便只指那物做則只是就這物上分精粗為物則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視乃則也耳物也耳之聽乃則也殊不知目視耳聽依舊是物其視之明聽之聰方是則也龜山又云伊尹之耕于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

如此則世間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槩有此病個

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有不能離底意思否

曰道是不能離底純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

問道不可離自家固不可離然他也有不能離底意曰當參之於心可離不能離之間純說不能離也不得不成錯行了

也是道因問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切謂手持

足履未是道手持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

明聽聰乃道也或謂不然其說云手之不可須臾足之不可

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耳不審如何曰

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自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

為道是認欲為理也伊尹云夏葛父表飢食渴飲若着此私

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着此私吝心字

對○時舉錄云夜來與先之論此先之云

手之不可須臾云云

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

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



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端蒙

履孫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即是道不可須臾離也  
問日用間如何是不聞不見處人之耳目聞見常自若莫只是念慮未起未有意於聞見否曰所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徐問講求義理時此心如何曰思慮是心之發了伊川謂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厚講求義理屬思慮心自動了是已發之心劉敬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麼持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與立

戒謹字其所不睹恐懼字其所不聞這處難言大段着意又却生病只恁地略約住道着戒謹恐懼已是剩語然又不得不

如此說賀孫

戒謹恐懼是未發然只做不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个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謹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或問即是持敬否曰亦是伊川曰敬不是中只敬而無失即所以中敬而無失便是常敬這中底便常在淳

問戒謹恐懼以此涵養固善然推之於事所謂開物成務之幾又當如何曰此却在博文此事獨脚做不得須是讀書窮理又曰只是源頭正發處自正只是這路子上來往德明

問中庸所謂戒謹恐懼大學所謂格物致知皆是為學知利行以下底說否曰固然然聖人亦未嘗不戒謹恐懼惟聖人念作狂為狂克念作聖但聖人所謂念者自然之念狂者之念則勉強之念耳閔相

所謂不睹不聞者乃是從那盡處說來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



謹也如曰道在瓦礫便不成不在金玉義剛

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與莫見乎隱兩段分明極有條理何為前輩都作一段交說云曰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聖賢只是要作文只是逐節次說出許多道理若作一段說亦成是何文字所以前輩諸公解此段繁雜無倫都不分明錄

用之問戒懼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偏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个却是喚起說戒懼無个起頭處只是普遍都用如卓子有四角頭一齊用著工夫更無空缺處若說是起頭又遺了尾頭說是尾頭又遺了起頭若說屬中間又遺了兩頭不用如此說只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只自做工夫便自見得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成到臨死之時方如此

戰戰兢兢他是一生戰戰兢兢到那死時方了個

問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兩句只謂人有所愧歉於中則必見於顏色之間而不可掩昨聞先生云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處自然見得愈是分曉如歐得是時別人未見得是自家先見得是做不得不是時別人未見得非自家先見得非如此說時覺得又親切曰事之是與非眾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問復小而辨於物善端雖是方萌只是昭昭靈靈地別此便是那不可掩處曰是如此只是明一明了不能接續得這意思去又暗了胡未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程子舉彈琴殺心事是就人知處言曰游楊氏所說是就已自知處言章句只說已自知或疑是合二者而言否曰有動於中已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錄

問伊川以鬼神憑依語言為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如何曰隱微



之事在人心不可得而知却被他說出來豈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鬼神只是氣心中實有是事則感於氣者自然發見昭著如此文尉問今人隱微之中有不善者其多豈能一如此曰此亦非常之事所謂事之變者文尉曰且如人主積累怨怒感召不祥致有日月薄蝕山崩川竭水旱凶荒之變便只是此類否曰固是如此文尉

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是從見聞處戒謹恐懼到那不睹不聞處這不睹不聞處是功夫盡頭所以謹獨則是專指獨處而言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謹獨緊切處盡

黃灝謂戒懼是統體做功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猶一經一緯而成帛先生以為然獨

問謹獨只是從見聞處至不睹不聞處皆戒謹了文就其中於獨處更加謹也是無所不謹而謹上更加謹也盡

問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

如此看便見得此章分四節事分明先生曰其所不睹不聞其之一字便見得是說口不睹不聞處只是諸家看得自不子細耳又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着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多有歸着曰是錄

戒慎一節當分為兩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如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端蒙

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兩段事廣思之便是惟精惟一

底工夫戒謹恐懼持守而不失便是惟一底工夫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便是惟精底工夫但中庸論道不可離則先其戒謹而後其謹獨舜論人心道心則先其惟精而後其惟一曰兩事皆少不得惟精惟一底工夫不睹不聞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謹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

廣○人傑錄云漢卿問云云先生曰不必必分惟精惟一於兩段上但凡事察之貴精守之貴一如此戒謹恐懼是事之未形



更謹獨是幾之將然處不可不精察而謹守之也

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雖不同若下工夫皆是敬否曰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謂靜中有個覺處只是常惺惺在這裏靜不是睡着了賀孫

問不睹不聞與謹獨何別曰上一節說存天理之本然下一節說過人欲於將萌又問能存天理了則下向謹獨似多了一截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之戒懼却是動了曰公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只是略省一省不是恁驚惶震懼略是個敬模樣如此然道著敬字已是重了只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个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亦不是着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在這裏如人之氣才呼便出吸便入腸

問中庸戒懼謹獨學問辨行用工之終始曰只是一箇道理說着要貼出來便有許多說話又問是敬否曰說著敬已多了一字但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夔孫

問不聞不睹與謹獨如何曰獨字又有個形迹在這裏可謹不聞不見全然無形迹暗昧不可得知只於此時使戒謹了便不敢卓

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曰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家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處只胡亂去便是不謹謹獨是已思慮已有此小事已接物了戒謹乎其有所不睹恐懼乎其有所不聞是未有事時在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時謹獨便已有形迹了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人言語只是大綱說子思又就裏面剔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大抵前聖所說底後人只管就裏面發得精細如程子橫渠所說多有孔孟所未說底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



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是氣化否曰疑結成个男女因其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否曰事物雖未有其理則具寓○可謹獨已見於用孔子言語只是混合說子思恐人不曉又為之分別大九古人說話一節開一節如伏羲易只就陰陽以下至孔子又推本於太極然止曰易有太極而已至濂溪乃畫出一圖康節又論畫前之易

問謹獨莫只是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閤室不欺時一般否先生是之又云這獨也又不是恁地獨時如與眾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椿

問謹獨章迹雖禾形幾而已動人雖不知已獨知之上兩句是程子意下兩句是游氏意先生則合而論之是否曰然兩事只是一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已既知則人必知之故程子論揚震四知曰天知地知只是一个知廣

問迹雖禾形幾則已動看莫見莫顯則已是先形了如何却說

迹未形幾先動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這是大綱說賀孫

呂子約書來爭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只管裝作一段看某答它

書江西諸人將去看頗以其說為然彭子壽却看得好云前

段不可須臾離且是大體說到謹獨處尤見於接物得力先

生又云呂家之學重於守舊更不論理德明問道不可須臾

離可離非道是言道之體段如此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亦然

下面君子戒謹恐懼君子必謹其獨方是做工夫皆以是故

二字發之如何裝作一段看曰道不可須臾離言道之至廣

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道之至精至極者德明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雖不睹不

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

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謹獨既專就已

發上說則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謹其獨上既統同說了此又就中



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着工夫處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以下是在存養工夫莫見乎隱以下是在檢察工夫否曰說道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不存是故以下却是教人恐懼戒謹做存養工夫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不可不謹意故君子以下却是教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箇故字便是方說入身上來做工夫也聖人教人只此兩端大雅

問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或問中引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如何曰不呼喚時不見時常準備着德明指坐閣問曰此處便是耳目所睹聞隔窻便是不睹也曰不然只謂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似須盡塞其求路次日再問不睹不聞終未瑩曰此須意會如或問中引不見耳圖既是不見安得有圖只是要於未有兆朕無可睹聞時先戒懼取又曰不睹不聞是提其大綱說謹獨乃審其微細方不聞不睹之時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未有所知若所謂獨即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與謹獨只是一意無分別便不是德明

問林子武以謹獨為後以戒懼為先謹獨以發處言覺得也是在後曰分得也好又問余國秀謂戒懼是保守天理謹獨是檢防人欲曰也得又問覺得戒謹恐懼與謹獨也難分動靜靜時固戒謹恐懼動時又豈可不戒謹恐懼曰上言道不可須臾離此言戒懼其所不睹不聞與謹獨皆是不可離又問泳欲謂戒懼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發曰如此說也好又曰言道不可須臾離故言戒謹恐懼其所不睹不聞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言謹獨又曰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曰



然胡冰

問中庸工夫只在戒謹恐懼與謹獨但二者工夫其腦頭又在道不可離處若能識得全體大用皆具於心則二者工夫不待勉強自然進進不已矣曰便是有箇頭腦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古人因甚冠之章首蓋頭腦如此若識得此理則便是勉強亦有箇着落矣又問費隱一章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先生嘗云此處難看近思之頗看得透侯氏談夫子問禮問官與天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為不知不能之事說得亦粗止是尋得一二事如此元不曾說着及其至也之意此是聖人看得徹底故於此理亦有未肯自居處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真是聖人有未能處又如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聖人不敢自以為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此是

聖人不敢以為能處曰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得一分又問以實事言之亦有可言者但恐非立教之道先生問如何曰夫子謂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相定公時甚好及其受女樂則不免於行是事君之道猶有未孚於人者又如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裏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溥說則是不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

共父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曰中字是狀性之體性具於心發而中節則是性自心中發出來也是

之謂情

時舉○以中和

答徐彥章問中和云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一定向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能西南者不



復能北然各因其事無所乖逆所謂和也

問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固其寂然之本體及其酬酢萬

變亦在是焉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則事得其宜不

相凌奪固感而遂通之和也然十中其九一不中節則為不

和便自有礙不可謂之達道矣曰然又問於學者如何皆得

中節曰學者安得便一一恁地也須且逐件使之中節方得

此所以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無一事之不學無一時而

不學無一處而不學各求其中節此所以為難也趙

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至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道怎生地這

箇心纔有這事便有這箇事影見纔有那事便有那箇事影

見這箇本自虛靈常在這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須恁地方能中節只恁地黑淬淬地在這裏如

何要得發必中節纔中中和亦是承上兩節說謝

中性之德和性用之德間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眾人亦有此與聖

人都一般或曰恐眾人未發與聖人異否曰未發只做得未

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絕了或曰恐眾人於未發昏了否曰

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他做未發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

論聖人動靜則全別動亦定靜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發之

中自其感物而動全是中節之和眾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

曾向靜看不曾知得海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

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皆塊然如槁木

其正且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

審此時喚作如何寓錄云不知此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

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寓錄云其形體之行動則自若



未發之前萬理備具纔涉思即是已發動而應事接物雖萬變不同能省察得皆合於理處蓋是吾心本具此理皆是合做底事不容外面旋安排也今說爲臣必忠爲子必孝之類皆是已發然所以合做此事實具此理乃未發也似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思慮未萌無纖毫私欲自然無所偏倚所謂寂然不動此之謂中然不是截然作一截如僧家塊然之謂只是這箇心自有那未發時節自有那已發時節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便須是中是體及發於思了如此做而得其當時便是和是用只管夾雜相窳若以爲截然有一時是未發時一時是已發時亦不成道理令學者或謂每日將半日來靜做工夫即是有此病也曰喜怒哀樂未發而不中者如何曰此却是氣質昏濁爲私欲所勝客來爲主其未發時只是塊然如頑石相似劈斫不開發來便只是那乘底曰如此則昏時是他不察如何曰言察便是呂氏求

中却是已發如伊川云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看來人逐日未發時少已發時多曰然蒙已發未發只是說心有已發時有未發時方其未有事時便是未發纔有所感便是已發却不要泥著謹獨是從戒謹恐懼處無時無處不用力到此處又須謹獨只是一體事不是兩

節炎

大本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功方

問發而皆中節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而然否曰是他合下把捉方能發而中節若信口說去信脚行去如何會中節熹

問中庸一篇學者求其門而入固在於謹獨至下文言中之已發未發者此正根本處未發之時難以加憂未之功當發之際欲其中節不知若何而用工得非即其所謂戒謹恐懼莫見乎隱之心而乃底於中節否曰謹獨是結上文一節之意下文又自是一節發明中與常行之道欲其中節正當加謹



於欲發之際佐

問渾然之中恐是喜怒哀樂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亭亭當恰在中間章句所謂獨立而不近四傍心之體地之中也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之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

問渾然不待勉強而自中乎當然之節曰事事有箇恰好處因言榮陽王哀樂過人以其哀時直是哀纔過而樂亦直是樂情性之變如此之易不伯其德故也

問未發之中寂然不動如何見得是中曰已發之中即時中也中節之謂也如易見未發更如何分別其舊有一說謂已發之中是已施云者未發是方來不窮者意思大故猛要之却是伊川說未發是在中之義最好大雅

問伊川言未發之中是在中之義如何曰是言在裏面底道理非以在中釋中字問伊川又云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如何說不發曰是言不曾發時體

伊川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喜怒哀樂未發無所偏倚此之謂中中性也寂然不動言其體則然也大本則以其無不該偏而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由是出焉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喜怒哀樂之發無所乖戾此之謂和和情也感而遂通言其事則然也達道則以其自然流行而理之由是而出者無不通焉

喜怒哀樂未發程子敬而無失之說甚好

此後此等道理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程子云敬不可謂之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未說到義理涵養處大抵未發已發只是一項工夫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遇事時時復提起不可自怠



生放過底心無時不存養無事不省察

因論呂與叔說中字大本差了曰他底固不是自家亦要見得他不是處文蔚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乃在中之義也引虞書克執厥中之中是不知無過不及之中與在中之義本自不同又以爲赤子之心又以爲心爲甚不知中乃喜怒哀樂未發而赤子之心已發心爲甚孟子蓋謂心欲審輕重度長短甚於權度他便謂凡言心者便能度輕重長短權度有所不及允非孟子之意即此便是差了曰如今點檢他過處都是自家却自要識中文蔚曰伊川云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發自中節矣今學者能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之中而謹獨於隱微之際則中可得矣曰固是如此亦要識得且如今在此坐卓然端正不側東不側西便是中底氣象然人說中亦只是大綱如此說比之大段不中者亦可謂之中非能極其中如人射箭則期於中紅心射在貼上亦可謂中終不若

他射中紅心者至如和亦有大綱喚做和者比之大段乖安者謂之和則可非能極其和且如喜怒哀樂三分自家喜了四分合怒三分自家怒了四方便非和矣

問呂氏言中則性也或謂此與性即理也語意似同銖疑不然先生曰公意如何銖曰理者萬事萬物之道理性皆有之而無不具者也故謂性即理則可中者又所以言此理之不偏倚無過不及者故伊川只說狀性之體段曰中是虛字理是實字故中所以狀性之體段銖曰然則謂性中可乎曰此處定有脫誤性中亦說得未盡銖因言或問中此等處尚多略爲說破亦好先生曰如何解一一嚼飯與人喫銖

呂氏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說得亦好德輝曰伊川問呂與叔云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南軒辨昭昭爲已發恐太過否曰這辨得亦沒意思敬夫太聰明看道理不子細伊川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呂氏只是



辨此一句伊川後來又救前說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語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此語甚圓無病大抵聖賢之言多是略發箇萌芽更在後人推究演而伸觸而長然亦須得聖賢本意不得其意則從那處推得出來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厚舉伊川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元亨利貞元是萌芽初出時亨是長枝葉時利是成遂時貞是結實歸宿處下梢若無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此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自息了又元萬古只如此循環無窮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已盡了十月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曰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底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身達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子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渾

先生問銖曰伊川說善觀者却於已發之時觀之尋常看得此語如何銖曰此語有病若只於已發處觀之恐無未發時存養工夫先生曰楊呂諸公說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伊川又說於已發處觀如此則是全無未發時放下底今日四平着地放下要得平帖湛然無一毫慮及至事物來時隨



宜應按當喜則喜當怒則怒當哀樂則哀樂喜怒哀樂過了此心湛然者還似未發時一般方是兩下工夫若只於已發處觀則是已發了又去尋已發展轉多了一層却是反鑑看來此語只說得聖人之止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是就事物上說理却不曾說得未發時心後來伊川亦自以為未當銖曰此須是動靜兩下用工而主靜為本靜而存養方始動而精明曰只為諸公不曾說得靜中未發工夫如胡氏兄弟說得已發事太猛了銖曰先生中和舊說已發其義先生因言當時所見次第云云銖

龜山說喜怒哀樂未發似來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方

當以所論湖南問答呈先生先生曰已發未發不必太泥只是既涵養又省察無時不涵養自察若戒懼不睹不聞便是通習動靜只此便是功夫至於謹獨又是或恐私意有萌處又加緊切若謂已發了更不須省察則亦不可如曾子三省亦

是已發後省察今湖南諸說却是未發時安排如何涵養已發時旋安排如何省察必大錄云存養省察是通貫乎已發亦要存養未發時固要省察已發時亦要省察只是要無時不做功夫天若謂已發後不當省察不成便都不照管他胡季隨謂譬如射者失傳弦上放箭求中則其不中也必矣其謂內志正外體直觀梁取親所以中豈有便閉目放箭之理○當

再論湖南問答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功夫無時不涵養無時

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伏則箇如恐懼戒謹是長長地做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如水然只是要不輟地做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撥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控不成謂是大路便更都不管他任他自去之理正淳曰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个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功夫伊川曰敬而無失便是然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正淳又曰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未嘗涵養者亦當省察



不可道我無涵養功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  
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全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  
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養省察未得二者相睚却成擔閣  
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  
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  
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也

論中。五孝與曾書。曰書。朱中庸說。易傳說感物而動  
不可無動字自是有動有靜。據伊川言中者寂然不動  
。未發意亦與戒慎恐懼相連然似更提起自言此大本雖  
庸聖皆同但庸則憤憤聖則湛然其初言此者亦未嘗雜人  
欲而說庸也。如說性之用是情心即是貫動靜却不可言  
性之用。在中只言喜怒哀樂未發是在中如言一箇理之  
本後方就時上事上說過與不及之中當當初便說在中為  
此時中所以異也方

在中之義大本如此此至如說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亦有不偏  
倚氣象方

問中庸或問曰若未發時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此是無形  
影不可見否曰未發時偽不偽皆不可見不特赤子如此大  
人亦如此淳曰只是大人有主宰赤子則未有主宰曰然淳  
問中庸或問說未發時耳目當益精明而不可亂如平常著衣  
喫飯是已發是未發曰只心有所主著便是發如著衣喫飯  
亦有些事了只有所思量要恁地便是已發辨義  
問或問中坤卦純陰不為無陽之說如何曰雖十月為坤十一  
月為復然自小雪後其下面一畫便有三十分之一分陽生  
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爾故十月謂之陽月蓋嫌於無陽也  
自始至坤亦然曰然則陽必竟有盡時矣曰剝盡於上則復  
生於下其間不容息也廣

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曰喜怒哀樂如東西南北不倚於一



方只是在中間又問和曰只是合當喜人喜怒如這事合當喜五分自家喜七八分便是過其節喜三四分便是不及其節又問達字舊作威而遂通字着而今見得是古今共由意思曰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不中節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爲合當喜怒天下以爲合當怒只是這箇道理便是通達意大本達道而今不必說得張皇只將動靜着靜時這箇便在這裏動時便無不是那底在人工夫却在致中和上又問致字曰而今略略地中和也喚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又問看見工夫先須致中曰這箇也大段着脚手不得若大段着脚手便是已發了子思說戒懼不睹恐懼不聞已自是多了但不得不恁地說要人會得只是略略地約住在這裏又問發雖中節亦是倚於一偏否曰固是因說周子云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也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發中以下

致中和須兼表裏而言致中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則欲其無少差繆而又能無適不然錯

致中和所謂致和者謂凡事皆欲中節若致中工夫如何便到其始也不能一一常在十字上立地須有偏過四旁時但久純熟自別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

周樸純仁問致中和字曰致字是只管挨排去之義且如此煖問人皆以火爐爲中亦是須要去火爐中尋箇至中處方是的當又如射箭纜上紅心便道是中亦未是須是射中紅心之中方是如致知之致亦同此義致字工夫極精密也

問未發之中是渾淪底發而中節是渾淪底散開致中和注云致者推而至其極致中和想也別無用工夫處只是上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與謹其獨便是致中和底工夫否曰致中和只是無些子偏倚無些子乖戾若大段用倚靠大段有乖



矣底固不是有些子倚靠有些子垂戾亦未為是須無此子倚靠無此子垂戾方是致中和至

存養是靜工夫靜時是中以其無過不及無所偏倚也省察是動工夫動時是和才有思為便是動發而中節無所乖戾乃和也其靜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乃復所謂見天地之心靜中之動也其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民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之靜也窮理讀書皆是動中工夫

問中有一義不偏不倚在中之義也無過不及隨時取中也無所偏倚則無所用力矣如呂氏之所謂執楊氏之所謂驗所謂體是皆欲致力於不偏不倚之時故先生於或問中辨之最詳然而經文所謂致中和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之一字豈全無所用其力耶曰致者推至其極之謂凡言致字皆此意如大學之致知論語學以致其道是也致其中如射相似有中貼者有中操者有中紅心之邊暈者皆是未致須是

到那中心方始為致致和亦然更無毫釐忽不盡如何便不用力得問先生云自戒謹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天地可位所謂約者固異於呂楊所謂執所謂驗所謂體矣莫亦只是不放失之意否曰固是不放失只是要存得問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此意否曰然伊川所謂只平日涵養底便是也伊。問。錄。云。問。致。字。之。義。云。問。呂。氏。所。謂。執。楊。氏。所。謂。驗。所。謂。體。或。問。辨。之。已。詳。矣。平。去。云。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氣。象。為。如。何。驗。字。莫。亦。有。呂。楊。之。失。否。曰。它。只。是。要。於。平。日。間。知。得。這。箇。又。不。是。昏。昏。地。都。不。管。也。

或問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恐非實理流行處曰公何故如此看文字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而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英才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即這喜怒哀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對



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定便是天地位否曰有地不得其平天不得其成時問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用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鵠軒問向見南軒上殿文字多是要扶持人主心術曰也要在下人心術是當方可扶持得問今日士風如此何時是太平曰即這身心亦未見有太平之時三公變理陰陽須是先有箇體中始得。德明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夭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辨

元思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指在上者而言孔子如何曰孔子已到此地位學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

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己

於家便得天下以仁歸之為有此理故也賜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今人不

肯恁地說須要說入高妙處不知這箇極高妙如何做得到

這處漢儒這幾句本未有病只為說得迫切了他便說做其事即有此應這便致得人不信處佐

問靜時無一息之不中則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言陰陽動靜何也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定所此

未有物相感也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問未能致中和則天地不得而位只是日食星隕地震山崩之類否曰天變見乎

上地變動乎下便是天地不位曉問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

日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



如此則前所謂力者是力分之力也曰然又問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且以孔子之事言之如何是天地萬物安泰處曰在聖人之身則天地萬物自然安泰曰此莫是以理言之否曰然一家一國莫不如是廣

問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三

中庸

第二章

或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做得箇恰好底事

問時中曰自古來聖賢講學只是要尋討這箇物事語訖若有

所思然他日又問先生曰從來也只有六七箇聖人把得定

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

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

問諸家所說時中之義惟橫渠說所以能時中者其說得之時

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

真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時而不中者矣君

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

能見得時中此是窮理致知功夫惟如此乃能擇乎中庸否



曰此說亦是橫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  
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務  
而已矣他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今人見得  
不明故說得自籠侗如何到行處分明錄

問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蓋君子而能擇善者曰有  
君子之德而不能隨時以處中則不免為賢知之過故有君  
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方是到恰好處又問然則小人  
而猶知忌憚還可似得愚不肖之不及否曰小人固是愚所  
為固是不肖然畢竟大抵是不好了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  
箇大膽小膽耳然他本領不好猶知忌憚則為亞猶較得些  
程先生曰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也以此知王  
肅本作小人反中庸為是所以程先生亦取其說錄

問如何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心曰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  
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也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

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廣

至之疑先生所解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得中曰當看而字  
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過

以性情言之謂之中和以理義言之謂之中庸其實一也以中  
對和而言則中者體和者用此是指已發未發而言以言對庸  
而言則又折轉來庸是體中是用如伊川云中者天下之正  
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是也此中却是時中執中之中以中和  
對中庸而言則中和又是體中庸又是用端

或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曰古人未嘗諱其字明道嘗云予年  
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  
如唐人尚不諱其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李白詩云飯顆

山頭逢杜甫卓

近看儀禮見古人祭祀皆稱其祖為伯某甫可以釋所疑子思

不字仲尼之說顯



第四章

問道之不明不行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說知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為不足行此道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舜矣而好問好察述言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端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回賢矣而能擇乎中庸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也

問知者如何却說不行賢者如何却說不明曰知者緣他見得過高便不肯行故曰不行賢者資質既好便不去講學故云不明知如佛老皆是賢如一種天資好人皆是炎子武問道之不行也一章這受病處只是知有不至所以後面說鮮能知味曰這各有一般受病處今若說道之不明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恁地便說得順今却恁地說時緣是智者過於明他只

去窮高極遠後只要見得便了都不理會行如果老之屬他便只是要見得未見得時是恁地及見得後也只恁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人却只要苦行後都不去明如了老之屬他便只是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義剛

問楊氏以極高明而不道中庸為賢知之過道中庸而不及高明為愚不肖之不及曰賢者過之與知者過之自是兩般愚者之不及與不肖者之不及又自是兩般且先理會此四項令有著落又與極高明道中庸之義全不相關况道中庸最難若能道中庸即非不及也必

第六章

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通言樂取諸人以為善併合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廣同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



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耻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

執其兩端之執如俗語謂把其兩頭節

執其兩端是摺轉來取中節○愚按定說在後

或問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曰如天下事一箇人說東一箇說西自家便把東西來斟酌看在那裏

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

然

兩端不專是中間如輕重或輕處是中或重處是中

兩端未是不中且如賞一人或謂當重或謂當輕於此執此兩端而求其恰好道理而用之若以兩端為不中則是無商量了何用更說執兩端

問執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當厚則厚當薄則薄為中否曰舊見

欽夫亦要恁地說某謂此句只是將兩端來量度取一箇恰

好處如此人合與之百錢若與之二百錢則過與之五十則少只是百錢便恰好若當厚則厚自有恰好處上面更過厚

則不中而今這裏便說當厚則厚為中却是躡等之語或問伊川曰執謂執持使不得行如何某說此執字只是把此兩

端來量度取中曰此執字只是把來量度至

問註云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曰兩端是兩端盡處如要賞

一人或言萬金或言千金或言百金或言十金自家須從十



金審量至萬金酌中看當賞他幾金賜

才卿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厚者有一分薄者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為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折其中間以為中則其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以用之也且如人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有說合賞百金或又有說合賞十金萬金者其至厚也十金其至薄也則把其兩頭自至厚以至至薄而精權其輕重之

中若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便賞千金合賞百金便賞百金不是棄萬金十金至厚至薄之說而折取其中以賞之也若但欲去其兩頭而只取中間則或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安得謂之中才卿云或問中却說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為中也故必兼摠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半折之然後可以見夫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而兩者之間之為中如先生今說則或問半折之說亦當改曰便是某之說未精以此見作文字難意中見得了及至筆下依舊不分明只差些子便意思都錯了合改云故必兼摠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審度之然後可以識夫中之所在而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云云如此語方無病或曰孔子所謂我叩其兩端與此同否曰然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它說無一毫之



不盡舜之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摠括  
包盡無一善之或遺問一不作才脚問而或問以生所無善者之  
上端非是過此一端為不及而兩者之問了眾說善異之  
程說凡非是過此一端為不及而兩者之問了眾說善異之  
中執其不一之極處以量度之如皆不同也八尺便以云長  
九尺又十尺不可過而以九尺為中蓋中處或在十尺上或  
為不及十尺不可過而以九尺為中蓋中處或在十尺上或  
在八尺上不可過而以九尺為中蓋中處或在十尺上或  
者之說皆不可過而以九尺為中蓋中處或在十尺上或  
一端之說皆不可過而以九尺為中蓋中處或在十尺上或  
合說誠為有病

舜其大知知而不過兼行說仁在其中 回擇乎中庸兼知說  
索隱行怪不能擇不知半途而廢不能執不仁 依乎中庸擇  
不見知而不悔執

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為  
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堯稽于眾  
舜取諸人豈是信采行將去其常見朋友好論聖賢等級看  
來都不消得如此聖人依舊是這道理如千里馬也須使曰

脚行驚駘也是使四脚行不成說千里馬都不用動脚便到  
千里只是它行得較快爾又曰聖人說話都只就學知利行  
上說賜曰夔錄云問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問擇中章是  
好察執其兩端豈不問擇字舜分上莫使下得否曰好問  
容得如十里馬云云只是他行得較  
快爾而今且學他如何動脚

第八章

問顏子擇中與舜用中如何曰舜本領大不大故著力變  
正淳問呂氏云顏子求見聖人之止或問以為文義未安欒  
若曰蘇得醒人曰此語亦無大利害但橫渠錯認未見其止  
為聖人極至之地位耳作中道亦得或只作極字亦佳個  
呂氏說顏子云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  
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  
而不可為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處甚縝密無  
些滲漏淳



第九章

中庸不可能章是賢者過之之事但只就其氣稟所長處着力  
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也

問天下國家可均此三者莫是智仁勇之事否曰它雖不曾分  
看來也是智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智

仁勇且如顏子瞻前忽後亦是未到中庸處問卓立處是中  
庸否曰此方是見到從之處方是行又如知命耳順方是見

得盡從心所欲方是行得盡賜  
公晦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曰乃可蹈也謂資質之

近於智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也中庸則四邊都無所倚  
着淨淨潔潔不容分毫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

箇道理只於二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  
三事纘

徐孟寶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些  
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捨得便均

得字按論爵祿雖難辭捨得便辭得字按論曰亦然只在中庸  
却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曰如此也無難只心無一點私

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  
合道理順人情處便是恐亦無難曰若如此時聖人却不必

言致知格物格物者便是要窮盡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  
至難揚子雲說得是窮之益遠測之益深分明是徐又曰只

以至公之心為大本却將平日學問積累便是格物如此不  
輟終須自有到處曰這箇如何當得大本若使如此容易天

下聖賢煞多只公心不為不善此只做得箇稍稍賢於人之  
人而已聖賢事業大有事在須是要得此至公之心有歸宿

之地事至物來應之不錯方是徐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  
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至如止於慈止於信但只言止便

是心止宿之地此又皆是人當為之事又如何會錯曰此處



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所以慈所以信仁少差便失於姑息敬少差便失於沽激豪釐之失繆以千里如何不是錯歟

第十章

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個

問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此君子字稍稍輕否曰然個

問南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和而

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白是變

風俗易變惟是通衢所在蓋有四方人雜往來於中自然易得

變遷若僻在一隅則只見得這一窟風俗如此最難變如西

北之強勁正如此時因論南方之強而言此○義歟

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恐是風氣資稟所致以比北方之強是

所謂不及乎強者未得為理義之強何為君子居之曰雖未

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

人故為君子之事又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

未達之所守國無道至死不變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

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

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

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又問以

舜聰明睿智由仁義行何待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又須

執兩端而量度以取中曰此所以為舜之大知也以舜之聰

明睿智如此似不用着力乃能下問至察邇言又必執兩端

以用中非大知而何蓋雖聖人亦合用如此也錄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如和便有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更

說不倚後思之中而不硬健便難獨立解倒了若中而獨立

不有所倚尤見硬健處本錄云柔弱底中立則必歌倚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處○義剛

中立久而終不倚所以為強個

中立而不倚凡或勇或辨或聲色貨利執着一邊便是倚着立



到中間久久而不偏倚非強者不能震

或問中立而不倚曰當中而立自是不倚然人多有所倚靠如

倚於勇倚於智皆是偏倚處若中道而立無所偏倚把捉不

住久後畢竟又靠取一偏處此所以要強矯工夫硬在中立

無所倚也謙

問中立而不倚曰凡人中立而無所依則必至於倚着不東則

西惟強壯有力者乃能中立不待所依而自無所倚如有病

底人氣弱不能自持它若中立必有一物憑依乃能不倚不

然則傾倒而偃仆矣此正說強處強之為言力有以勝人之

謂也錄

強哉矯蒼歎之辭古注矯強貌

強哉矯矯強貌非矯揉之矯詞不如此

問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

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

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

守難備

塞未達未達時要行其所學既達了却變其所學當不變未達

之所守可也冰

### 第十一章

問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作素隱似

亦有理鈎索隱僻之義素索二字相近恐誤作素不可知曰

素隱從來解不分曉作索隱讀亦有理索隱是知者過之行

恠是賢者過之德

問索隱集注云深求隱僻之理如漢儒灾異之類是否曰漢儒

灾異猶自有說得是處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識緯

之書便是隱僻賜

素隱行恠不能擇半塗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

而不悔能執也在



問導道而行半途而廢何以爲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曰只爲他  
知處不曾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途而廢若大知之  
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  
不得耳又曰依乎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兩句結上文  
兩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爲之意遊世不見知而不悔便  
是吾弗能已之意銖

第十二章

費道之用也隱道之體也用則理之見於日用無不可見也體  
則理之隱於其內形而上者之事固有非視聽之所及者  
問或說形而下者爲費形而上者爲隱如何曰形而下者其廣  
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費  
言其用之廣也就其中其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  
隱言其體微妙也銖

此只是形而下者隱是形而上者或曰李文謂費是事物之所以  
然其以爲費指物而言隱指物之理而言曰這箇也硬設裝  
定說不得須是意會可矣以物與理對言之是如此只以理  
言之是如此看來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  
處盡

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  
者就道上說傑

君子之道費而隱和亦有費有隱不當以中爲隱以和爲費得  
其名處雖是效亦是費君子之道四亦是費節

費而隱只費之中理便是隱費有極意至意自夫婦之愚不肖

有所能知能行以至於極處聖人亦必有一兩事不能知不

能行如夫子問官名學禮之類是也若曰理有已上難曉者

則是聖人亦只曉得中間一截道理此不然也端

問至極之地聖人終於不知終於不能何也不知是過此以往

未之或知之理否曰至盡也論道而至於盡處若有小小閑



慢亦不必知不必能亦可也寓

或問聖人不知不能曰至者非極至之至善道無不包若盡論之聖人豈能纖悉盡知伊川之說是也

聖人不能知不能行者非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天地間固有不緊要底事聖人不能盡知緊要底則聖人能知之能行之若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粗處却能之非聖人乃凡人也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節

及其至也程門諸公都愛說玄妙游氏便有七聖皆迷之說設如把至作精妙說則下文語大語小便如何分諸公親得程子而師之都差了溥

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能切謂祿位名壽此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又問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此是大倫大法所在何故亦作聖人不能先生曰道無所不在無

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侯氏所引孔子之類乃是且將孔子裝影出來不必一一較量

問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極其小而言之今以一髮之微尚有可破而為二者所謂莫能破則足見其小注中謂其小無內亦是說其至小無去處了曰然至

莫能破只是至小無可下手處破它不得賜

問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曰如云天下莫能載是無外天下莫能破是無內謂如物有至小而尚可破作兩邊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

問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二句是古語是自做曰楚詞云其小無內其大無垠至

為飛魚躍胡亂提起這兩件來說

問為有為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



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  
曰是淳

問爲飛魚躍之說曰蓋是分明見得道體隨事發見處察者著  
也非察察之察詰餽錄非詩中之意本不爲此中庸只是  
借此兩句形容道體詩云遐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  
甚無道理記注訓胡字最妙護

爲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謂道體發見者猶是人見得如此若  
爲魚初不自知察只是著天地明察亦是著也君子之道造  
端乎夫婦之細微及其至也著乎天地至謂量之極至結

爲飛魚躍兩句問曰莫只是爲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  
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  
一句只是解上面如何曰固是又曰恰似禪家云青青綠竹  
莫匪真如粲粲黃花無非般若之語端

皆是費如爲飛亦是費魚躍亦是費而所以爲費者試討箇費

來看 又曰爲飛可見魚躍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  
也中庸言許多費而不言隱者隱在費之中節

問爲飛魚躍集注一段曰爲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使  
得它如此此便是隱在人則動靜語默無非此理只從這裏  
收一收謂心這箇便在賜

問爲飛魚躍如何與它勿忘勿助長之意同曰孟子言勿忘勿  
助長本言得粗程子却說得細恐只是用其語句耳如明道  
之說却不曾下勿字蓋謂都沒耳其曰正當處者謂天理流  
行處故謝氏亦以此論曾點事其所謂勿忘勿助長者亦非  
立此在四邊做防檢不得犯着蓋謂俱無此而皆天理之流  
行耳欽夫論語中誤認其意遂曰不當忘也不當助長也如  
此則拘束得曾點更不得自在却不快活也必

活潑潑地所謂活者只是不滯於一隅瞻

郊老問爲飛戾天魚躍于淵詩中與子思之言如何曰詩中只



是興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子思之意却是言這道理昭著無  
乎不在上面也是恁地下面也是恁地曰程子却於勿忘勿  
助長處引此何也曰此又是見得一箇意思活潑潑地曰程  
子又謂會不得時只是弄精神何也曰言實未會得而揚眉  
瞬目自以為會也弄精神亦本是禪語象

子合以書問中庸為飛魚躍處明道云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  
得只是弄精神惟上蔡看破先生引君臣父子為言此吾儒  
之所以異於佛者如何曰為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氏  
亦言發見但渠言發見却一切混亂至吾儒須辨其定分君  
臣父子皆定分也為必戾于天魚必躍于淵

為飛魚躍某云其飛其躍必是氣使之然曰所以飛所以躍者  
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為飛魚躍上看如何見  
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為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  
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

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與元有陳動人處

為飛魚躍上文說天地萬物處是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也道體無所不在也

又有無窮意思又有道理平放在彼意思上為下魚見者皆  
道應之者便是明道答橫渠書意是勿忘勿助長即是私意  
著分豪之力是也○弄精神是操切故作也所以說知此則  
入堯舜氣象○不與天下事對時育物意思也○理會為飛  
魚躍只上蔡語二段明道語二段看○上蔡言與點意只是  
不矜負作為也五峯說妙處只是弄精神意思○察字亦作  
明字說與上文不說飛躍意

問先生舊說程先生論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只是程先生借孟子此兩句形容天理  
流行之妙初無凝滯倚着之意今說却是將必有事焉作用  
功處說如何曰必是如此方能見得這道理流行無礙也



問中庸言費而隱文蔚謂中庸散於萬事即所謂費惟誠之一字足以貫之即所謂隱曰不是如此費中有隱隱中有費凡事皆然非是指誠而言文蔚曰如天道流行化育萬物其中無非實理洒掃應對酬酢萬變莫非誠意寓於其間是所謂費而隱也曰不然也為飛魚躍上下昭著莫非至理但人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將出來不得湏是於此自有所見因謂明道言此引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證謝上蔡又添入夫子與點一事且謂二人之言各有著落文蔚曰明道之意只說天理自然流行上蔡則形容曾點見道而樂底意思先生默然又曰今日要理會必有事焉將自見得又曰非是有事於此却見得一箇物事在彼只是必有事焉便是本色文蔚曰於有事之際其中有不能自己者即此便是曰今日且虛放在此去須強說如虛着一箇紅心時復射一射以後自中子思說亦為飛魚躍今人一等忘却乃是不知它

那飛與躍有事而正焉又是送教它飛捉教它躍皆不可又曰如今人所言皆是說費隱元說不得所謂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子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也教

問必有事焉在孟子論養氣只是謂集義也至程子以之說為飛魚躍之妙乃是言此心之存耳曰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言養氣當用工夫而所謂工夫則集義是也非便以此句為集義之訓也至程子則借以言是心之存而天理流行之妙耳只此一句已足然又恐人太以為事得重則天理反塞而不得行故又以勿正心言之然此等事易說得近禪去廣云所謂易說得近禪者莫是如程子所謂事則不無擬心則差之說否曰也是如此廣云若只以此一句說則易得近禪若以全章觀之如費而隱與造端乎夫婦兩句便自與禪不同



矣曰須是事事物物上皆見得此道理方是他釋氏也說佛  
事門中不遺一法然又却只如此說者他做事却全不如此  
廣云舊來說多以聖人天地之所不知不能及爲飛魚躍爲  
道之隱所以易入於禪唯謝氏引夫子與點之事以明之實  
為精切故程子謂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  
也蓋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要使萬  
物各得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曰曾點  
他於事事物物上真箇見得此道理故隨所在而樂廣云若  
釋氏之說爲可以躍淵魚可以戾天則反更逆理矣曰是他  
須要把道理來倒說方是玄妙廣云到此已兩月蒙先生教  
誨不一而足近來靜坐時收斂得心意稍定讀書時亦覺頗  
有意味但廣老矣望先生痛加教誨先生笑曰某亦不敢不  
盡誠如今許多道理也只得恁地說然所以不知古人者只  
欠箇古人真見爾且如曾子說忠恕是他開眼便見得真箇

可以一貫忠爲體恕爲用萬事皆可一貫如今人須是對  
冊子上安排對副方始說得近似少間不說又都不見了所  
以不濟事正淳云某雖不曾理會禪然看得來聖人之說皆  
是實理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皆是實理流行釋  
氏則所見偏只管向上去只是空理流行爾曰他雖是說空  
理然真箇見得那空理流行自家雖是說實理然却只是說  
耳初不曾真箇見得那實理流行也釋氏空底却做得實自  
家實底却做得空緊要處只爭這些子如今伶俐者雖理會  
得文義又却不會真見質朴者又和文義都理會不得譬如  
撐船着淺者既已着淺了看如何撐無緣撐得動此須是去  
源頭決開放得那水來則船無大小無不浮矣韓退之說文  
章亦說到此故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小大皆浮  
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廣云所謂源頭工夫莫  
只是存養脩治底工夫否曰存養與窮理工夫皆要到然存



養中便有窮理工夫窮理中便有存養工夫窮理便是窮那存得底存養便是養那窮得底廣

問語錄云為飛戾天魚躍于淵此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或問中論此云程子離人而言直以此形容天理自然流行之妙上蔡所謂察見天理不用私意蓋小失程子之本意據上蔡是言學者用功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時平鋪放着無少私意氣象正如此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也不審是如此否曰此意固是但它說察字不是也

揚氏解為飛魚躍處云非體物者孰能識之此是見處不透如上蔡即云天下之至顯也而揚氏反微之矣方

問或問中謂循其說而體驗之若言以使人神識飛揚眩瞽迷惑無所底止所謂其說者莫是指揚先生非體物不遺者其孰能察之之說否曰然不知前輩讀書如何也恁箇奔據體物而不遺一句乃是論鬼神之德為萬物之體幹耳今乃以為

體察之體其可耶廣

問上下察是此理流行上下昭著下面察乎大地是察見天地之理或是與上句察字同意曰與上句察字同意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至

問上下察與察乎天地兩箇察字向異曰只一般此非觀察之察乃昭著之意如文理密察天地明察之察經中察字義多如此廣心閑錄云事地察天地明察之意上下

亞夫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夫人所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昔宇文泰遺蘇綽書曰吾平生所為蓋有妻子所不能知者公盡知之然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且密者歟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也所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



或問中庸說道之費隱如其大且妙後面却只歸在這端乎  
夫婦上此中庸之道所以異於佛老之謂道也曰須更看所  
謂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滿充塞無  
少空闕處若於此有一豪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  
只說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於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  
故它於此都理會不得莊子却理會得又不肯去做如天下  
篇首一段皆是說孔子恰似快刀利劍斫將去更無些子窒  
礙又且句句有着落如所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可  
煞說得好雖然如此又却不肯去做然其才亦儘高正所謂  
知者過之曰看得莊子比老子倒無老子許多機穢曰亦有  
之但老子則猶自守箇規模子去做到得莊子出來將他那  
窠窟盡底掀番了故他自以為一家老子極勞攘莊子較平  
易廣

公晦問君子之道費而隱云許多章都是說費處却不說隱處

莫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  
中舊人多分畫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覺得下面都說不  
去且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亦何嘗隱來又問此章前說得  
恁地廣大未梢却說造端乎夫婦乃是指其切實做去此吾  
道所以異於禪佛曰又須看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聖人說許  
多廣大處都收拾做實處來佛老之學說向高處便無工夫  
聖人說箇本體如此待做處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  
度觸處都是緣他本體充滿周足有些子不是便虧了它底  
佛是說做去便是道道無不存無適非道有一二事錯也不  
妨續

第十三章

問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莫是二章之綱目  
否曰是如此所以下面三節又只是解此三句綱  
人之為道而遠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



為仁之為欄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未改以前却是失人道既改則便是復  
得人道了更何用治它如水本東流失其道而西流從西邊  
應障得歸來東邊便了礙

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人有過既改之後或為善不已或  
止而不進皆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預否曰非然也能改即  
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也天下只是一箇善惡不善即惡不  
惡即善如何說既能改其惡更用別討箇善只改底便是善  
了這須看他上文它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有  
此道只是人自遠其道非道遠人也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  
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  
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  
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它却不曾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  
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它只是與他說你這箇

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  
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  
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  
其身亦不是將它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思量得  
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  
以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  
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總要  
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放去心回只在這些子何用別處  
討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是如  
何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它從上頭說  
下來只是此意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  
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果孝否以我責子  
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  
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事君者盡忠



否以我責臣之心而反求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若有一豪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闕便非子之道矣所求子臣以事君未能也須要如舜周公之事君若有一豪不盡便非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個

問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曰道者眾人之道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

今人自做未得眾人耳此壞人不是說

問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此語如何曰此語似亦未穩辨

蜚卿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人能

忠恕則去道不遠趙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未

是自然所以違道不遠正是學者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是成德事

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

自道理流行因問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銖

### 第十四章

行險僥倖本是連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個

### 第十六章

問鬼神之神如何曰自是如此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

德不可道人自為一物其德自為德力

有是實理而後有是物鬼神之德所以為物之體而不可遺也

外脚

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



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也  
體物而不可遺用機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  
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個

誠者實有之理體物言以物為體有是物則有是誠端

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但對物而言則鬼神主乎氣  
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  
之不可掩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屈是實言鬼神是實神  
屈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掩如此錄

問鬼神上言二氣下言祭祀是如何曰此體物不可遺也體物  
是與物為體炎

林一之問萬物皆有鬼神何故只於祭祀言是曰以人具是理

故於人言又問體物何以引幹事曰體幹是主宰據體物是與物為體

幹事是與事為幹皆固又可事

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而言不曰屈伸往

來陰陽合散而曰鬼神則鬼神蓋與天地通所以為萬物之  
體而物之終始不能遺也錄

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祭祀  
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

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者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  
般鬼神者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廣

問鬼神之德其盛矣乎此止說嘘吸聰明之鬼神末後却歸向  
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是如何曰惟是齊戒

祭祀之時鬼神之理著若是它人亦是未曉得它須道風雷  
山澤之鬼神是一般鬼神廟中泥塑土底又是一般鬼神只道

有兩樣鬼神所以如此說起又歸向親切明著處去庶幾人  
知得不是二事也漢卿問鬼神之德如何是良能功用處曰

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只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  
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今又須從良能功用上求見鬼



神之德始得前夜因漢卿說箇修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焄  
蒿之意親切謂其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漢武李夫人  
祠云其風肅然今鄉村有衆戶還賽祭享時或有肅然如陣  
風俗呼爲旋風者即此意也因及修養且言甚弘死藏其血  
於地三年化爲碧此亦是漢卿所說虎威之類賀孫云應人  
物之死其魄降於地皆如此但或散或微不似此等之精悍  
所謂伯有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也曰亦是此物稟得魄最  
盛又如今醫者定魄藥多用虎睛助魂藥多用龍骨魄屬金  
金西方王肺與魄虎是陰屬之最強者故其魄最盛魂屬木  
木東方主肝與魂龍是陽屬之最盛者故其魂最強龍能駕  
雲飛騰便是與氣合虎嘯則風生便是與魄合雖是物之最  
強盛然皆墮於一偏惟人獨得其全便無這般石砢魄因言古  
時所傳安期生之徒皆是有之也是被他煉得氣清皮膚之  
內骨肉皆已融化爲氣其氣又極其輕清所以有飛昇脫化

之說然久之漸漸消磨亦漸盡了渡江以前說甚呂洞濱鍾  
離權如今亦不見了因言鬼火皆是未散之物如馬血人戰  
鬪而死被兵之地皆有之某人夜行淮甸間忽見明滅之火  
橫過來當路頭其人頗勇直衝過去見其皆似人形鬚髯如  
廟社泥塑未裝飾者亦未散之氣不足畏幸我問鬼神一章  
最精密包括得盡亦是當時弟子記錄得好賀孫

問中庸鬼神章首尾皆主二氣屈伸往來而言而中間洋洋如  
在其上乃引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乃人物之  
死氣似與前後意不合何也曰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伸  
問昭明焄蒿悽愴是人之死氣此氣會消了曰是問伸底只  
是這既死之氣復來伸否曰這裏便難恁地說這伸底又是  
別新生了問如何會別生曰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  
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  
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所以古人燎以求諸陽



灌以求諸陰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已說得是淳  
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似亦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  
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上下章自恁地說忽然  
中間挿入一段鬼神在這裏也是爲飛魚躍底意思所以末  
梢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變  
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皆實理也個

問鬼神是功用良能曰但以一屈一伸者一伸去便生許多物  
事一屈來更無一物了便是良能功用問便是陰陽去來曰  
固是問在天地爲鬼神在人爲魂魄否曰死則謂之魂魄生  
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是恁地模樣又問體物  
而不可遺曰只是這一箇氣入豪釐忽裏去也是這陰陽  
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問是在虛實之間否曰都是實無箇  
虛底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形無非實者又云如  
夏月爐出固不見冬月爐出則可見矣問何故如此曰春夏

陽秋陰以陽氣散在陽氣之中如以熱湯入放熱湯裏去都  
不覺見秋冬則這氣如以熱湯攪放水裏去便可見又問使  
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若有以使之曰只是這箇氣  
所謂昭明焄蒿悽愴者便是這氣昭明是光景焄蒿是蒸  
袞悽愴是有一般感人使人慘慄如所謂其風肅然者問此  
章以太極圖言是所謂妙合而凝也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便是體物而不可  
遺變  
章

或問鬼神者造化之跡曰風雨霜露四時代謝又問此是迹可  
得而見又曰視之不可得見聽之不可得聞何也曰說道無  
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見得  
鬼神至於洋洋乎如在其上是又有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  
明焄蒿悽愴猶今時惡氣中人使得人恐懼悽愴此百物之  
精爽也變



蕭增光問鬼神造化之迹曰如日月星辰風雷皆造化之迹天地之間只是此一氣耳來者為神往者為鬼譬如一身生者為神死者為鬼皆一氣耳辨

鬼神者造化之迹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橫渠物之始生一章尤說得分曉端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置故曰良能也端

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直卿問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在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則謂之鬼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為他渾淪在那裏閻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它此語落著主在鬼神直卿曰向

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切疑謂鬼神為陰陽屈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道

問鬼神者造化之迹也此莫是造化不可見唯於其氣之屈伸往來而見之故曰迹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此莫是言理之自然不待安排曰只是如此端

鬼神者造化之迹神者伸也以其伸也鬼者歸也以其歸也人自方生而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漸大漸漸長成極至了便漸漸衰耗漸漸散言鬼神自有迹者而言之言神只言其妙而不可測識顯

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一氣即陰陽運行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峙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



者為魂魄即神也而屬乎陽耳目鼻口之類為魂魄即鬼也而屬乎陰精氣為物精與氣合而生者也遊魂為變則氣散而死其魄降矣謨

陽魂為神陰魄為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為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游魂為變魂遊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銖問性情功效固是有性情涵以有功效有功效便有性情然所謂性情者莫便是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不口所謂功效者莫便是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否曰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人須是於那良能與功用上認取其德廣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性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壽問性情功效性情乃鬼神之情狀不審所謂功效者何謂曰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問魄守體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為魄安得謂無知問然則人之死也魂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也曰孔子分明言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又求諸陰正為此况祭亦有報魄之說職問鬼神之為德只是言氣與理否曰猶言性情也問章句說功效如何曰鬼神會做得這般事因言鬼神有無聖人未嘗決言之如言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於彼乎於此乎之類與明道語上蔡恐賢問某尋之意同問五廟七廟迺遷之制恐是世代浸遠精爽消亡故廟有遷毀曰雖是如此然祭者求諸陰求諸陽此氣依舊在如嗑吸之則又來



若不如此則是之死而致死之也蓋其子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未絕又曰天神地祇山川之神有此物在其氣自在此故不難曉惟人已死其事杳茫所以難說○德明

問南軒鬼神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此語如何曰誠是實然之理鬼神亦只是實理若無這理則便無鬼神無萬物都無所該載了鬼神之為德者誠也德只是就鬼神言其情狀皆是實理而已侯氏以德別為一物便不是問章句謂性情功效何也曰此與情狀字只一般曰橫渠謂二氣之良能何謂良能曰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曰伸是神屈是鬼否先生以手圈卓上而直指其中曰這道理圓只就中分別恁地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日自午以前是神午以後是鬼月自初三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童伯羽問日月對言之日是神月是鬼否曰亦是草木方發生來是神彫殘衰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淳舉程子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

之以風雨曰天地造化皆是鬼神古人所以祭風伯雨師問風雷鼓動是神收斂處是鬼否曰是魄屬鬼氣屬神如析木煙出是神滋潤底性是魄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處皆屬陽是神氣定處皆屬陰是魄知識處是神記事處是魄人初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到老魄又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不強記事不足某今覺陽有餘而陰不足事多記不得小兒無記性亦是魄不足好戲不定疊亦是魄不足淳

侯師聖解中庸鬼神之為德謂鬼神為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為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為德不成說中庸為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上者欬

問侯氏中庸曰摠攝天地幹旋造化闔闢乾坤動役鬼神日月由之而晦明萬物由之而死者誠也此語何謂曰這箇亦是實有這理便如此若無這理便都無天地無萬物無鬼神



了不是實理如何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問鬼神造化之迹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地薄因舉謝氏歸根之說先生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問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此往歸彼只是因氣之聚散見其如此耳曰畢竟是無歸如月影映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去又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後來生這枝上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問世俗所謂物怪神姦之說則如何斷曰世俗大抵十分有八分是胡說二分亦有此理多有是非命死者或溺死或殺死或暴病卒死是它氣未盡故憑依如此又有是乍死後氣未消盡是它當初稟得氣盛故如此然終久亦消了蓋精與氣合便生人物游魂為變便無了如人說神仙古來神仙

皆不見只是說後來神仙如左傳伯有為厲此鬼今亦不見問自家道理正則自不能相干曰亦須是氣能配義始得若氣不能配義便餒了問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此句已是說得好祖孫只一氣極其誠敬自然相感如此這大樹有種子下地生出又成樹便即是那大樹也淳

或問顏子死而不亡之說先生既非之矣然聖人制祭祀之禮所以事鬼神者恐不止謂但有此理須有實事曰若是見理明者自能知之明道所謂若以為無古人因其如此說若以為有又恐賢問其尋其說其當當

問中庸十一章子思論道之體用十二章言人之為道不在乎遠當即夫衆人之所能知能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第十四章又言人之行道當隨其所居之分而取是於其身曰此兩章大綱相似曰第十五章又言進道當有序第十六章方言鬼神之道費而隱蓋論君子之道則即人之所行



言之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存論鬼神之道則本人之所不見  
不聞而言故先及其隱而後及於費曰鬼神之道便是君子  
之道非有二也廣

第十七章

問因其材而篤焉曰冒足因材而加厚此子節

問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流散曰覆曰物若扶植種在土中  
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着從何處來相  
接如人疾病此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  
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銖

問舜之大德受命止是為善得福而已中庸却言天之生物裁

培傾覆復何也賀孫錄云漢卿問栽培傾覆以氣至氣曰只是  
反說上言德而受福而以氣為言何也

一理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  
似有物扶持也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箇物推  
倒它理自如此唯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

舒曰為政而宜于民固當受祿于天雖只是量將來說然玩

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賀孫錄云上而此是量將來  
此數語却轉得意思好又曰

嘉樂詩下章又却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多且賢耳此意  
甚好然此亦其理之常若堯舜之子不肖則又非常理也曠

賀孫錄同

第十八章

問舜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固見得天道人道之極致至文王以

王季為父武王為子此殆非人力可致而以為無憂何也曰

文王自公劉大王積功累仁至文王適當天運恰好處此文

王所以言無憂如舜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亦是天道流

行正得恰好處耳又曰追王之事今無可證姑闕之可也如

三年之喪諸家說亦有少不同然亦不必如呂氏說得太密

大槩只是說二年之喪通乎天子云云本無別意銖

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中等級不同曰游揚



是如此說尹氏又破其說然看來也是有此意如堯舜與湯  
武貞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壽

問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考之武成金縢禮記大傳

武成言大王王季大傳言牧野之奠追王大王王季歷文王昌

疑武王時已追王曰武王時恐且是呼喚作王至周公制禮  
樂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冊寶之類然無可證姑闕之可也又  
問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周公制禮時方行無疑曰禮家  
載祀先王服袞冕祀先公服鷩冕鷩冕諸侯之服蓋雖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旒  
王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蓋雖與諸侯同是七旒但  
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

問古無追王之禮至周之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大王王季文  
王故追王三王云土於組紕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所謂葬

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  
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  
禮耳問諸儒之說以為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為文考以明  
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及既誅紂乃稱文考為文王然既  
曰文考則其謚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為文公耶曰此等事無  
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

問喪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甚簡略曰然親親長  
長貴貴尊賢夏商而上大既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  
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  
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  
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  
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  
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  
為定制更不可易



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中庸之意只是主為父母而言未必及其  
 它者所以下句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因言大凡禮制欲  
 行於今須有一箇簡易底道理若欲盡拘古禮則繁碎不便  
 於人自是不可行不曉他周公當時之意是如何孔子嘗曰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想亦是厭其繁文蔚問伯叔父母古人  
 皆是期喪今禮又有所謂百日制周禮則期年之內當  
 服其版往往今人於此多簡略曰居家則可居官便下可行  
 所以當時橫渠為見天祺居官凡祭祀之類盡令天祺代之  
 他居家服喪服當時幸而有一天祺居官故可為之萬一無  
 天祺則又當如何便是動輒窒礙難行文蔚曰今不居官之  
 人欲於百日之內略如居父母之喪期年之內則服其服如  
 何曰私居亦可行之蘇  
 正淳問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呂氏却作兩般曰呂氏所以如此  
 說者蓋見左氏載周穆后薨太子壽卒謂周歲而有三年之

喪二焉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經之禮方子錄云左氏  
 據不得無足取者君舉所以說禮多錯者緣其多本左氏也  
 賀孫云如陳鍼子送女先配後祖一段更是沒分曉古者那  
 曾有這般禮數曰便是他記禮皆差其嘗言左氏不是儒者  
 只是箇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若公穀二子却是箇不曉  
 事底儒者故其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差下得語恁地鄭重  
 廣錄云只是說得或然鄭重滯泥加賀孫因舉公羊所斷謂孔  
 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強禦荀息不食言最是斷得好曰然  
 賀孫又云其間有全亂道處恐是其徒挿入如何曰是他那  
 不曉事底見識便寫出來亦不道是不好若左氏便巧便文  
 飾回互了或云以祭仲廢君為行權衛輒拒父為尊祖都不  
 是曰是它不曉事底見識只知道有所謂嫡孫承重之義便  
 道孫可以代祖而不知子不可以不父其父嘗謂學記云多  
 其訊註云訊猶問也公穀便是多其訊沒緊要處也便說道



某言者何其事者何同廣略

問中庸解載游氏辨文王不稱王之說正矣先生却曰此事更

當考是如何曰說文王不稱王固好但書中不合有惟九年

大統未集一句不知所謂九年自甚時數起若謂文王固守

臣節不稱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亦為不可又書言大王肇

基王迹則到大王時周家已自強盛矣今史記於梁惠王三

十七年書襄王元年而竹書紀年以為後元年想得當時文

王之事亦類此故先儒皆以為自虜弱質成之後為受命之

元年廣

### 第十九章

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士之屬大夫則一人先舉獻賓賓飲

畢即以解授于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而相承獻及於沃

盥者而止焉沃盥謂執盥洗之事至賤者也故曰旅酬下為

上所以逮賤也廣

旅酬是客先勸主人主人必復勸客客又勸次客次客又勸第三

客以次傳去如客多則兩頭勸起剛

問酬導飲也曰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又自酌而復飲

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後世所謂倍

食於賓者此也○錄

問如何是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酬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

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倍食于賓

此雖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

爵不知如何又問行旅酬時祭事已畢否曰其大節目則已

了亦尚有零碎禮數未竟又問想必須在飲福受胙之後曰

固是古人酌賓便是受胙胙與酢胙字古人皆通用廣

漢卿問導飲是如何先生歷舉儀禮獻酬之禮旅酬禮下為上

交勸先一人如鄉吏之屬升解或二人舉解獻賓賓不飲却

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于長以次獻至於沃盥所謂



逮賤者也旅酬後樂作獻酬之俎未徹賓不敢旅酬酒賓莫不舉至旅酬亦不舉更自有一盞在右爲旅盞也受酢者古者酢字與酌字通受酢者猶神之酢已也周禮中酢席又作昨昔之昨謂初未設只跪拜徹後方設席周禮王享先公亦如之又舉尸飲酢之禮其特祭每獻酬酢甚詳不知合身如何周禮旅酬六尸古者男女皆有尸女尸不知廢於何代杜佑乃謂古無女尸女尸乃本夷虜之屬後來聖人革之賀孫因舉儀禮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是古男女皆有尸也先生因舉陶侃朝南昌南康每年祭祀堂上設神位兩廂設生人位凡爲勸首者至祭時具公服設馬乘儀狀甚盛至子廟各就兩廂之位其奉祭者獻飲食一同神位之禮又某處擇一鄉長狀貌甚魁偉者爲之至諸處祭祀皆請與同耳此人遇冬春祭多時節每曰大醉也獻祭是不用尸者古者必有爲而不用如祭殤陰厭陽厭是也續

問燕毛所以序齒也曰燕時擇一人爲上賓不與衆賓齒餘者

皆序齒壽

問呂氏分修其祖廟以下一節作繼志序昭穆以下一節作述事功不必如此分曰看得追王與所制祭祀之禮兩節皆通上下而言呂氏考訂甚詳卻似不曾言得此意又問呂氏又分郊社之禮作立天下之大本處宗廟之禮言正天下之大經處亦不消分曰此不若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爲能享帝禘嘗之義謂惟孝子爲能享親意思甚周密銖

問楊氏曰玉幣以交神明裸鬯以求神於幽豈以天神無聲臭氣類之可感止用玉幣表自家之誠意人鬼有氣類之可感故用芬香之酒耶曰不然自是天神高而在上鬱鬯之酒感它不著蓋灌鬯之酒却瀉入地下去了所以只可感人鬼而不可以交天神也僞

或問中說廟制處所謂高祖者何也曰四世祖也世與大字古



多互用如天子為世子大室為世室之類廣

林安卿問中庸二昭二穆以次向南如何曰太祖居中坐北而

向南昭穆以次而出向南某人之說如此乃是如疏中謂太

祖居中昭穆左右分去列作一排若天子七廟恐太長闊又

曰大率論廟制劉歆之說頗是剛

孫毓云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出江都集禮

向作或問時未見此書只以意料後來始見乃知學不可以

不博也錄



